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59

香巖洗心水禪師語錄

清 照水說　實雲・海清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趙運熙序
    - 王吉相序
  - 目錄
  - 上堂
  - 小參
  - 示眾
  - 拈古
    - 南院啐啄同時
    - 溈山問年窮歲盡
    - 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
    - 玄沙虎
    - 米胡遣僧問仰山悟即不無爭柰落第二頭
    - 大隨庵前龜
    - 黃檗普請
    - 溈山入山作務
    - 普化臨濟堂前喫生菜
    - 九峰不肯首座
    - 臨濟參龍光
  - 頌古
    - 世尊初生
    - 女子出定
    - 世尊睹星
    - 殃崛救產難
    - 世尊拈花
    - 黃山谷聞木樨花
    - 德山托缽
    - 破沙盆
    - 洞山麻三斤
    - 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
    - 黃檗普請
    - 門外雨滴聲

- 溈山入山作務
- 雲門矢橛
- 米胡遣僧問仰山悟即不無爭柰落第二頭
- 普化臨濟堂前喫生菜
- 大隨菴前龜
- 臨濟參龍光
- 盧陵米價
- 高峰枕子
- 雲門胡餅
-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曰即汝便是
- 杖林山下竹筋鞭
- 圓悟在五祖契悟
- 首山在風穴擔荷大法
- 興化在大覺吃棒
- 臨濟三頓棒
- 黃檗吐舌
- 幻老人在笑祖拋鞋因緣
- 密祖銅棺山悟道

◦ 法派

◦ 偈

- 與闍章仇居士
- 與成拙雲維那
- 與效癡慧悅眾
- 與破浪清侍者
- 與寒峰雪侍者
- 示清虛李道人
- 示省拙禪人
- 示內閣德護法
- 示玉台朱居士
- 示寧還孔居士
- 示巨卿韓居士
- 示真一劉文學
- 示德山楊居士
- 示永禎李居士
- 示斑若馬相公
- 示童生龐瑞芝
- 示定宇楊文學
- 示次君楊居士

- 示騰還馬居士
- 示子貞仇居士
- 示文煥張道人
- 次普明禪師牧牛頌韻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迴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照
  - 雙泯
  - 山居
- 雜詠
  - 遊山
  - 仲冬詠雪
  - 石空緇素求鼓琴以偈卻之
  - 春日久雨
  - 次宋明府扇頭韻
  - 懷良才王文學
  - 次彬穆大士春日詠雪
  - 題羅漢柏
  - 水月空華
  - 元宵有感
  - 送大璞禪人行腳
  - 王孝廉求開示無位真人偈以寄之
  - 送無參大士住山
  - 學正王公討語錄看
  - 贈耆延師供長燈
  - 韓居士承認送書多日不來以此速之
  - 次一拙姚居士韻
  - 長安李文學使人山中索句遂寄
  - 因事示文齋王居士
  - 送王老相公應試
  - 與友登文塔口占
  - 夏日與友閒吟

        - 與同參抱璞
        - 冬夜閒吟
        - 因事有感
        - 夏月過拳菴贈清淨禪人
        - 寄方外友孟孝廉
        - 春夜圍爐
        - 冬日慶協臺許公壽
        - 秋夜對月看經
        - 秋日閒吟
    - 贊
        - 自在觀音
        - 廣東會翁尊宿
        - 題了凡比丘尼
        - 自讚
    - 機緣
    - 佛事
        - 至嘉興府敕賜龍藏楞嚴禪寺為法叔澹崖老和尚設供
        - 為天童密祖設供
        - 為正覺潤光剃度師翁設供
        - 為海寶洪源得戒和尚設供
        - 為山主馬公對靈小參
        - 掃湖廣白雲象林老和尚塔
    - 書問
        - 與友人
        - 復石門崔學正
        - 復友
    - 行實
    - 附創修瑞巖洞碑記
    - 初晤洗心禪師訪記
    - 後跋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洗心水禪師語錄序

夫天地之人，天地之事，大概迴出乎大然自得之妙；人傑地靈，大抵人功之巧于天工乎！奚謂精一？三昧而已。余素行儒行，譾聞薄識，無任為釋氏之奧，竟不知海闊淵深，拈推豎拂而為何事哉！一日，聞人傳焉，此有禪師參証禪教之暇，自江浙歸古邠，眾信敦請，駐錫瑞巖，竟成一代祖庭。因謁見，師動止尊嚴，顏恭語服，余深契之，方憶言之不虛道耳。茲請語錄一閱，恍似秋潭夜月，全無半點渣滓，亦如清更胡笳，不墮五音曲調，露舊時本來家風、出乾坤新鮮手眼，言言演不演之禪宗、句句作無作之佛事，驗病施方、抽釘拔楔。余不覺塵襟頓爽，警心自信，佛法果有旨而人執迷者也。跽讀悲忻交感，嘆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誠斯言矣。」噫嘻！若不踏雪去，焉知梅有香？得聞開示，妙在一門之超出也。一貫之道，將謂不際乎中天，余蚊負蟻緣，豈堪布鼓雷門？雖然，琴瑟箜篌既逢妙指，林木池沼皆演法音，庶幾乎德不孤，必有鄰。何故？相逢須向機前鑑，已到方知格外玄。
康熙丁卯歲春王上元日拔貢趙運熙頓首拜撰

洗心水禪師語錄序

昔在混沌，清氣未升、濁氣未沉，五色未分、遊神未靈，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太始，乃元胎之母也。其數為一，一為太極，乃森羅萬象之主，是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時得一以行，物得一以生，人得一以靈。靈之為言也，萃參天兩地之精華，五行四象之微奧，六爻八卦，從無一毫遺漏，在賢不增，在愚不減，豈非人生本來面目乎？何古之為皇、為帝、為王，僅得之羲、黃、堯、舜、禹、湯、文、武也哉？所為性覺妙明，要惟本覺明妙，而聖賢婆心與道教而俱起也。三代而還，世衰道微，然有孔子至聖生於其際，不難教聾聵、化愚頑，柰生不逢時，道大莫容，兼以楊、墨塞路，退而懼，作《春秋》十六字之心傳，僅存之鄒、魯布衣間矣。雖其後祥光有現，其如聖人生而未出焉，何也？甚矣，秦火一焚，性命淵源蕩然掃地，歷代先儒雖有論說，非謬則僻，如楊子之太玄，羲之之龍蛇，沈宋之應制，猶之縱皮毛已。由漢、唐而至於梁武之時，西來達磨有直指人心見性之一宗，大有發明乎元始之旨，時人鮮不以異端譏之，安保美珠不混於魚目乎？竟有置自有之寶，徒索榮貴於楮墨誦讀中，一時得其揣摩，自謂風雲聚會，高車四馬，清塵除道，人咸爭羨曰：「此大丈夫之所為也。」余獨

曰：「否。大丈夫者，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矯矯乎，出諸萬物之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於我生之初，不染一塵，不隔一線，此之謂大丈夫。」余是求之三秦，卒未一覩焉。近聞馬九有一和尚，人言捨家資而不貪、棄佳冶而不戀，矢願出世，落髮，秉戒於北，受法得悟於南。禪遊至此，穿崖作洞，修證因果，誠得雞育鳳凰、馬產麒麟之祥，因號瑞巖禪師，永邠紳衿黎庶咸宗仰焉。余故就謁，容貌端嚴，門風峻峭，舉動威儀，實具四八妙相，豎拂杖喝，無非西來大意，允矣，當世之指南也。余故傾心教下，師以平生語錄示余，余乃三復閱之，如玄門之金丹，釋氏之圓覺，儒家之太極，一以貫之矣。稽其宗派，雖嗣臨濟，而全體大用，若雲門之北斗藏身，曹洞之君臣道合，溈仰之父子一家，法眼之曹源一滴，靡不左宜右有，諸子百家，其泰山撮土，大海滴勺也，已豈非一時之大丈夫，得其本來全面目至是乎？況其行腳與佛祖同願，於是乘不分上下，根不聞鈍敏，皆欲提登彼岸而後已。其如智慧為父，方便為母，法喜為妻者，同耶？異耶？大祇因病施藥，等身裁衣，倘非有悟於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終不能明其教之異同者矣。余是泳游其普惠，亦惟洗頭於長江已耳，親切乎痛癢，亦惟揩背於桑榆已耳。庶幾乎折花聞香，擔水帶月，瞻雲拜恩也。雖然，說食未必能飽，畫餅焉能充饑，余故下愚憃頑，經秋蒲柳，鮮不為鏡花水月也幾希。

康熙歲次丙寅年月應三陽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王吉相頓首拜撰

洗心水禪師語錄目錄

序一
序二
上堂
小參
示眾
拈古
頌古
法派
偈
牧牛頌
山居
雜詠
贊
自題

機緣
佛事
書問
行實
附瑞巖碑記
附瑞巖訪記
後跋

洗心水禪師語錄卷一

侍者(實雪　海清)編錄

康熙乙亥秋九月，原任衢協等處地方副總兵左都督楊公宗道、左都督管鎮標右營遊擊事劉公伯玉新建香山香巖寺，請師住持，於十月之望率眾紳衿檀信供水陸結制。上堂，拈香云：「此瓣香，煙籠太虛，四十九年雕琢，酬價無憑；氣裹塵沙，八千餘次往來，收藏有自。爇向爐中，供養始祖釋迦牟尼文佛。」復拈香云：「此瓣香，高而無上，四海觀瞻；厚而難比，八方仰賴。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萬歲，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次拈香云：「此瓣香，風雪弗凋，春秋不涉，恒為佛法金湯，永作封疆柱石，奉為當道宰官、現前檀越。」次拈香云：「此瓣香，空王殿裡少分相應，香巖堂前和盤托出，數十年徹骨冰寒，四威儀尋復得失，供養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本師象林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都督楊公問：「修善之人不上天堂，作惡之人不下地獄，意旨如何？」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公曰：「弟子不會。」師云：「箚。」問：「如何是香巖境？」師云：「野色薰青草，瀾光灩碧桃。」進曰：「如何是香巖人？」師云：「安居忘歲月，適意在煙霞。」乃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頭不捨一法，所以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乃楊、劉二護法善誘十方檀越，修設水陸道場七永日夜，本寺緇流披演妙法，諸山碩德奏闡元音，凡聖混融於無我室內，人天交接於不二門中，焚檀燒燭，設饌營齋，供養諸佛賢聖、天地神祇，若幽若顯、情與無情，不昧真常，均霑法利，四方消兵革之憂，萬民享耕鑿之樂，咸居仁壽，共處昇平。雖然如是，早已為蛇添足。汝等諸人還有識得主人翁底麼？若還識得，處處無非個事，頭頭總是覺場，冬去春來，著衣喫飯，未曾移易絲毫；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上堂。問：「撥草瞻風，惟圖見性，且道性在什麼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既明真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師

云：「踏碎秤錘龜毛補。」進云：「既脫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師云：「善行沒轍跡。」乃拈拄杖卓一卓，云：「者木上座反著草鞋，倒披袈裟，赤手空拳，瓜州城裡賣瓜，汝等諸人還會麼？」復卓一卓，下座。

歲旦，上堂。問：「舊年佛法已過去，斬新的旨請師宣。」師云：「春王正月一。」進云：「恁麼則桃符起舞，爆竹謳歌去也。」師云：「快。」乃云：「今朝大年初一，對聯門神貼畢，古塚兩個石人，斜戴襆頭向日。」

上堂。「新秋煙霧鎖蒼苔，石女殷勤撥不開，夜半烏藤盡吞卻，燈籠露柱笑盈腮。大眾且道：笑個什麼？」良久，云：「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上堂。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爛草鞋。」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著不得。」乃云：「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顧視左右，云：「且道放行好？把住好？直饒向者裏見得親切，前面更有最高峰。」

上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是什麼物？」良久，云：「龍頭蛇尾。」

緇素慶師誕辰，請上堂。問：「和尚今日生，一切眾生那日死？」師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進云：「恁麼則東海重添五位福，南山更上一枝籌。」師云：「讚歎太煞。」乃云：「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古德與麼，大似看孔著楔。香巖今日不惜眉毛和麩糶麵，也要諸人仔細檢點。臘月二十五，勘破主中主，三眼戴角兔，咬殺玄沙虎。」靠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向空劃此[十〇]相，云：「者個消息，如崩雷烈石，電卷星飛，眨眼錯過。若是靈利衲僧，向未舉已前領略，一任橫三豎四，如風吹水，自然成紋。」顧視左右，云：「還有與麼人麼？」一僧纔出，師云：「劍去久矣，汝方刻舟。」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殺賊須要親下手。眾中有下得手底麼？」良久，云：「海門東畔看。」

康熙癸酉中秋日，中衛紳衿請住華嚴寺。佛成道日，結制上堂。拈香畢，問：「世尊睹明星悟道，未審悟個什麼？」師云：「鼻孔裡薦取。」進云：「畢竟意旨如何？」師云：「紙撚無油。」乃云：「伸出無相手，撥轉正法輪。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喝起嘉州大象，坐斷黃河之水；牽來陝府鐵牛，吞盡蘭岫之雲。嚇得山門、倒拖佛殿，寶塔橫駕虛空。三教聖人各顯長處，老子清淨無為，仲尼仁義忠信，瞿曇常樂我淨。山僧到者裡，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佩無我印，開不二門，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放開則大野風行，把

住則碧天星落。曲鉤釣蝦蟆，直鉤釣獰龍。顧鑑嘶呻，屈為中下；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雖然如是……」豎拂子，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復舉：「世尊夜睹明星悟道，乃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師云：「世尊悟處諦當，見處分明，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仔細檢點將來，未免好肉剜瘡。」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作吹笛勢，云：「還聞麼？知音不用頻頻舉，達者應須暗裏驚。」便下座。

端陽，上堂。「蒲劍斬妖，艾虎吞怪，爪牙鋒利，須彌納敗。還有不納敗底麼？」靠拄杖，云：「韓信臨朝底。」

上堂。「若有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若無佛法商量，亦入地獄如箭射。因甚如是？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康熙甲戌元宵日，闔城紳衿請住觀音寺，上堂。拈香畢，問：「新年佛法即不問，元宵佳節時如何？」師云：「山僧舌頭短。」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今朝元宵佳節，慶讚雲門矢橛，為伊徹地通天，與人抽釘拔楔，分開雪裡之霜，辯出煤中之墨，無孔鐵笛橫吹，有聲氈板漫拍，拈起兔角弓，射出虛空血，然著萬盞花燈，高懸千家明月。大眾！還知元宵境麼？壓地樓臺春富貴，揭天歌舞夜風流。」

上堂。「雲門手中扇子，刺破帝釋肚腸。翻身觸碎虛空，至今無人修補。咄！發機須是千鈞弩。」

上堂。「喚作如如早是錯，不喚作如如亦是錯。且道喚作甚麼？對面不相識。」

浴佛，上堂。揮拂子，云：「樹上烏龜催夜雨，江邊木馬逐薰風，現成公案無人會，獨有虛空暗點胸。今日是瞿曇降誕之辰，天下叢林用五分香湯驀頭澆灌，大作一場勝事，山僧者裡卻不恁麼。」復揮拂子，云：「拂開晴空髑髏，穿透杲日鼻孔。」擲拂子，下座。

康熙甲戌年七月十五日，鎮靖堡檀護等請住寶慶寺，建盂蘭道場，上堂。問：「如何是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師云：「天迴月增彩。」進云：「如何是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云：「風涼露漸繁。」居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問：「如何是唯心淨土？」師云：「水和明月一天秋。」僧擬議，師打退，乃云：「商風瑟瑟遶林寒，沒腳猢猻上竹竿，十丈龜毛繫日影，一雙兔角擊空瘢，啞人得夢向聾說，說道今朝是盂蘭。」驀顧左右，云：「逢人不得錯舉。」曳拄杖，下座。

冬至，上堂。「群陰剝盡，江村漁父罷釣，長河結萬里之冰；一陽初回，堂中衲子打坐，一日添一線之功。惟有者個，不增、不減，

弗陰、弗陽，無夏、無冬，無寒、無暑，不被萬物所轉，不逐四時之凋。眾中有識得者個底，不妨出來露個消息；脫或未然，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靈州緇素請鎮河塔上堂。乃揮拂子云：「植綠竹於浮屠頂上，不圖嗽筍，且得日引清風；啟紅爐於大海波濤，不圖煉金，且得點鎔片雪；種黑豆於破沙盆內，不圖合醬，且得餧驢餧馬；鑿池沼於萬仞峰頭，不圖洗天，且要池成月現；垂隻手於鬧市場中，不圖和光混俗，且要打鳳羅龍。今乃高玄二老宿、本州禪衲率領一鎮兩河諸大檀越，建寶塔於河側、裝金像於塔中，誠修香剎、信立梵宮，永作人天之路、恒為施利之門，作千古之標榜、為萬年之模範。山僧到來，不惟錦上鋪花，且要佛頭著糞，聊借龜毛拂子縛起沒底虛空，管取缽盂豹變、拄杖龍吟，衲僧飽足觀光，檀那功歸有地。現前大眾還有深明此意者麼？」良久，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柰有天何？」

守府李公應龍同眾檀衲請上堂。「崖前石虎趁泥牛，踏斷黃河水逆流，竹杖芒鞋齊喝彩，倒騎鐵馬上高樓。惹得虛空奮怒，衝開北斗咽喉，吐雲霧，布九州，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觸著三十三天帝釋鼻孔。」乃噴噓一聲，云：「今日有尊客至。」連卓拄杖，下座。

都督楊公為弟驍騎將軍掩壙，請上堂。「萬派朝宗，千山拱翠，無陰陽佳城，天然祥瑞。秋結子於磨盤，夏開花於碓觜，長菩提之靈苗，發般若之妙慧，巍巍乎超群、蕩蕩乎拔萃，此是大護法本有底一段光明，永劫不曾欠少。山僧到來，無物堪贈，信手拈出死貓頭，當下莫嫌沒滋味。雖然如是，且如何是他端的受用處？長年占斷白雲鄉，逼塞虛空無朕跡。」

康熙癸亥九月望日，古邡眾檀護請住皇澗寺，小參。「大凡參學人，頂門須具金剛正眼，將古今千經萬論一覷覷破，一切不受人瞞。到者裡，將大地為把子，拈須彌作聖箭，射無不中，橫拈豎用，無不自由。雖然如是，驚人句，穿楊手，不是臨時學得來。」小參。「昨夜三更二點，毛頭星輥入方丈，報道：『四海水窮山盡，渴殺魚龍無數。是人只在暖室熱榻，饑餐困眠，焉知有與麼事？』山僧莫能秖對，在汝等分上又作麼生？」遂卓拄杖，云：「參。」

小參。「靈山話月，曹溪指月，直下會得，眼中著楔。」

康熙甲子瓜月，永壽馬九村、馬公一貴同眾護檀請住瑞巖，小參。「向上關頭，舉步踏著；諸佛密語，開口道著。汝等諸人健行闊步、東語西話，且道還有自瞞分也無？」卓拄杖，云：「漢高大王。」

小參。「諸方教人參禪打坐，大似守株待兔；聞經聽法，亦似取蜜燒蜂。成佛成祖，舌頭裏覓骨；作聖作賢，明眼人落井。瑞巖者裡守一坵壑，種田博飯，喫來者個個有分。設欲追步高峰，未免狼頭戴角。何故？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辭眾，小參。問：「諸檀護衛法之誠、留念之切，未審和尚固辭為何？」師云：「收拾絲綸歸舊隱，碧潭深處再垂鉤。」進云：「聞和尚隱山，天下名山最多，且道隱那個山？」師打，云：「彼此住山人，何必下註腳？」乃云：「赤手提持數十秋，干戈林裡展良謀，銅頭鐵額都驚怕，外道天魔也害愁，十聖三賢齊抹卻，佛名祖號不容留，冷地思量俱是錯，退鼓而今打未休。」顧視左右，云：「眾中還有為山僧移身換步者麼？如無，看山僧自逞神用去也。」拽拄杖便行。
示眾。「乾矢橛一出一入，穿破諸人髑髏，汝等因甚不覺？」眾擬議，以拄杖趁散。
示眾。「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秖是抽釘拔楔。香巖今日為人添釘著楔，何故？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示眾。「雲中木馬火邊遊，石女通身白汗流。如今臥在無影樹，天不管兮地不收。」喝一喝，下座。
示眾。卓拄杖云：「昨夜三更，南天台與北五臺鬥打不休，拄杖子忍俊不禁，各與二十棒，趁退了也。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眾擬議，以拄杖打散，歸方丈。

拈古

南院啐啄同時

拈云：「南院照用全彰，崩雷裂石，者僧弄影自塗，若不遇人點破，幾乎昧珠風穴。雖則末後證明，且道是肯伊？不肯伊？」

溈山問年窮歲盡

拈云：「仰山、香嚴恁麼施設，盡是與蛇畫足，惜乎溈山不能勦絕。若是山僧，待伊近前叉手劈脊便棒，免使後人向這裡妄生節目。」

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

拈云：「玄沙有打破虛空底鉗鎚，這僧無補綴陰陽底針線。何故？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玄沙虎

拈云：「天龍露獅子之爪牙，玄沙縱象王之威猛，雪竇驀箚相呈，拍拍是令。」卓拄杖，云：「妙舞不須誇遍拍，三台須是大家催。」

米胡遣僧問仰山：「悟即不無，爭柰落第二頭。」

拈云：「大冶紅爐，烹凡煆聖，非二老不能。若論向上一著，猶未夢見在。」

大隨庵前龜

拈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土，大隨善施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何也？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用活人劍。」

黃檗普請

拈云：「南泉有龍驤虎驟之機，黃檗有玉振金聲之作，仔細檢點將來，要且非為好手。若是香巖則不然，待伊道：『王老師聾？』劈面便掌。大丈夫漢捋虎鬚，不為分外。」

溈山入山作務

拈云：「百丈有陷虎之機，溈山有函蓋之句，檢點將來，未免父子互相鈍置。」

普化臨濟堂前喫生菜

拈云：「臨濟言中有響，普化善赴來機。雖然如是，大似弄巧成拙。」

九峰不肯首座

拈云：「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且道九峰夢見也未？」

臨濟參龍光

拈云：「臨濟單刀直入，奪角衝鋒；龍光善列長蛇，收放自在。檢點將來，猶欠作家。香嚴即不然，待伊道：『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山僧今日打退鼓。』」

頌古

世尊初生

出頭露面揚家醜，滿口胡言不識羞，縱使雲門手段辣，望空啟告賣風流。

女子出定

成群作隊繡鴛鴦，暗度金針割玉方，莫怪皇風無覓處，一輪紅日上扶桑。

世尊睹星

獨坐雪山冷似鐵，一陽際發黃金骨，縱然見得威音外，猶是烏龜喚作鱉。

殃崛救產難

鏡裡無痕絕擬猜，鐵山當面勢崔嵬，忽然撲碎無尋處，徒把龜毛眼上栽。

世尊拈花

蛇頭安角非敏手，虎口橫身意氣周，將謂兩頭消息盡，謝家人在釣魚舟。

黃山谷聞木樨花

方知大地總黃金，也是魚眸換作珍，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途路人。

德山托缽

韓信施六韜，張良精三略，千里決勝時，運籌在幃幄。

破沙盆

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一枚大黑豆，換卻許多眼。

洞山麻三斤

春風漫漫百花幽，飲酒題詩打氣毬；天子殿前親走馬，莫嫌李白是狂流。

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

無舌之人唱哩羅，不是黃葉賺頭陀，桑間女子穿九曲，密以思量妙不多。

黃檗普請

笠兒普請隨拈出，賺殺林間幾苾芻，不是南泉轉身窄，看渠無個覆髑髏。

門外雨滴聲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

溈山入山作務

父子投機幾個知，柴頭吹起便燒眉，無端費盡許多力，何不留些暖肚皮。

雲門矢橛

石頭迸出黃金色，煉打紅爐通底徹，都被趙王收卻了，至今針頭偷削鐵。

米胡遣僧問仰山：「悟即不無，爭柰落第二頭。」

真正精金何假陶，波斯辨出眼方高，彼此相將弄寶劍，虛空背上刮龜毛。

普化臨濟堂前喫生菜

喫菜尋常事，幾個知分曉，一驢暗投機，兩個入荒草。

大隨菴前龜

皮裏骨兮骨裏皮，作家安用展鎗旗，草鞋拈起覆龜背，千古令人作夢疑。

臨濟參龍光

鋒鋩展出絕商量，截鐵之機不可當，莫謂老龍無管待，從來柔弱勝剛強。

盧陵米價

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未到盧陵，切忌黏齒。

高峰枕子

枕子墮落地，澡盆飛上天，自從國定後，用底康熙錢。

雲門胡餅

雲門胡餅，針箚不入，未舉已前，早已漏逗。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曰：「即汝便是。」

大用臨時莫問津，一錘直下露全真，休將保任終難許，平地陷坑轉見深。

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擬議思量裂面穿，若是金牙還赤手，終歸大海作流源。

圓悟在五祖契悟

掀翻聲色堆，耳眼赤灑灑，夜半賣日頭，無人來著價。

首山在風穴擔荷大法

擔荷大法還他手，慣釣金鰲藏北斗，不得禹門親點額，爭知兒孫似雷吼。

興化在大覺吃棒

禍福無門口自招，幾回痛棒不相饒，頂[寧*頁]迸出超宗眼，一瓣清香信意燒。

臨濟三頓棒

三遭痛棒絕徘徊，末後翻身眼自開，迅速之機無覓處，青天白日鼓風雷。

黃檗吐舌

獅子翻身絕覆藏，全機突出立宗綱，爪牙鋒利無互，殺活縱橫震大方。

幻老人在笑祖拋鞋因緣

拋出隻鞋，修羅瞪眼，干戈叢裡，掣旗便轉。

密祖銅棺山悟道

銅棺打失腳，迸斷匾擔索，太白者些年，施底斷腸藥。

法派

照實際地，不受一塵，若脫群類，鼻視眼聞。

偈

與闍章仇居士

者條拄杖，單提向上，囑爾珍重，人天榜樣。

與成拙雲維那

本分衲僧，當效先哲，淡飯粗衣，安貧養拙。拙拙！他日人天須漏洩。

與效癡慧悅眾

近水傍山須潛藏，菩提果熟自馨香，龍神早晚相推出，苦海波中作渡航。

與破浪清侍者

巾瓶執侍幾多年，學道心恒志氣堅，顱頂豁開端正眼，橫拈白棒利人天。

與寒峰雪侍者

三腳鐺兒煨斷壑，一條拄杖倚寒峰，偷心死盡無他事，振起當年濟北宗。

示清虛李道人

清虛原寂靜，就地起塵煙，人物恒更改，海桑幾變遷。但知波底月，方曉甕中天，若乃空空也，何愁不火傳。

示省拙禪人

共住冬三月，慇懃為道忙，老誠心愈健，淳厚義堪長。休怨時年淺，須存志氣剛，有時桶底脫，永不受餘殃。

示內閣德護法

聖凡都掃空，佛祖一齊殺，要得正眸開，誰知端的瞎。

示玉台朱居士

外邊雖冗繁，內裡要空寂，踢破黏膠盆，來吹無孔笛。

示寧還孔居士

惱後開隻眼，不隨影子逐，須知要到家，似賊入空屋。

示巨卿韓居士

聖凡總不差，生佛何曾隔，報爾快承當，莫教頭髮白。

示真一劉文學

焉矣之哉也者乎，總非心地實功夫，一回剖出泥中蚌，滿手擎來是驪珠。

示德山楊居士

一句彌陀要念純，一回念出一回親，忽然自肯承當去，開眼何曾有二人。

示永禎李居士

本來具足莫馳求，秖要當人自點頭，無影樹梢懸日月，不萌枝上辯春秋。

示斑若馬相公

無聲無臭甚希奇，這裡那容兩片皮，十聖三賢未夢見，王瓜茄子解吟詩。

示童生龐瑞芝

勤讀詩書莫妄攀，只須透破仲尼關，玉堂雖貴多驚辱，金榜無名一世間。

示定宇楊文學

功名富貴前定，何必癡心強求，彈破紙窗可補，損人陰騭難修。

示次君楊居士

灸疤切莫著艾，好肉休教剜瘡，授汝新鮮方子，困眠饑餅渴湯。

示騰還馬居士

無為定須勝懶，有識的卻輸愚；佛在赤肉團上，休馳六合九衢。

示子貞仇居士

現成公案最捷，何必覓妙求玄，若能萬緣放下，管取一枕高眠。

示文煥張道人

雌黃不含口角，煩惱不挂眉端，本是煙火神道，何須跨鶴乘鸞。

次普明禪師牧牛頌韻

未牧

頭角猙獰陸地哮，分明相近亦非遙，谿邊澤畔奔馳慣，劣性無端只犯苗。

初調

一段粗芒透鼻穿，等閒拽轉更揮鞭，無明曠劫今調伏，到手須知不易牽。

受制

把住繩頭不怕馳，登山涉水共相隨，歸來踏破煙霞色，鎮日昏昏孰覺疲。

迴首

芒繩一挽便迴頭，野性狂心漸自柔，莫謂山童忘管待，綠楊陰裏繫相留。

馴伏

林下悠遊復水邊，飽餐嫩草得安然，東西南北從他往，放去收來弗用牽。

無礙

露臥乾坤體自如，從來無繫亦無拘，一聲短笛青霄外，赤灑灑兮樂有餘。

任運

逍遙散淡夕陽中，踏破蒼苔綠草茸，渴飲饑餐無異念，憨憨睡穩竹煙濃。

相忘

人牛情謂不留中，雲月溪山絕異同，法界該羅無向背，那分南北與西東。

獨照

到頭贏得一身閒，一個閒人天地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雙泯

拶碎情塵不露蹤，一輪明月正當空，森羅萬象難逃影，野岸凄凄草自叢。

山居

埋名削跡深隱，那管炎涼夏秋，只放茶煙出谷，不教菜葉隨流。
竹長岫傍翠綠，松栽澗底蒼青，分開野色藏拙，劈破煙霞度形。
斫去餘閑枝葉，燒除朽爛葛藤，門開青山展畫，榻定皓月懸燈。
竹杖深藏巨壑，草鞋且放孤岑，敲冰渴煮沙銚，和衲困眠紙衾。
一條脊骨鋼硬，坐斷聖凡舌頭，世上為酬社稷，山中任傲王侯。
吟風嘯月松嶺，展臂舒眉石床，心上本無罣礙，遮眸按豆何妨。
有力任居梵宮，無能守住巖穴，隱徒愛斫青山，老叟常吟白雪。
守拙安貧俟命，閒眠對臥高岑，世上群梟舌亂，山中孤鳳清音。
截斷聖凡路徑，惡聲處處皆聞，懶去羅龍打鳳，卻來煮月耕雲。
車馬紅塵不住，利名黑夜商量，山僧獨得疏懶，枕石鋪雲就將。
年來志喜煨鐺，翠竹黃花共處，生柴帶葉橫燒，野菜連根爛煮。
曉雲分開岫色，流水帶出鶯聲，獨觀山中野景，任彼世上虛名。
灰心水畔林下，肯效醢雞甕前，露出滿懷皓月，照開萬里青天。
懶向人間說法，山中總不談禪，劈面迎風辣掌，當胸輥肚粗拳。
世上利門名路，山中石榻蒲團，終朝兩餐白粥，穩睡紅日三竿。
綠蘿巖畔藏拙，松食荷衣度生，偶憶文園謝病，方思愚谷逃名。
自離修廊疊閣，獨踞萬仞峰頭，等個殺佛漢子，與他結個冤讎。

洗心水禪師語錄卷二

參學門人實(雲慧)編錄

雜詠

遊山

剩水殘霞我獨遊，平生知足更何求，白雲堆裏渾忘歲，綠竹叢中弗記秋。谷口敲詩懷李杜，溪邊策杖羨巢由，芒鞋踏破最高處，萬紫千紅一目收。

仲冬詠雪

昨夜天娥剪六花，今朝片片落煙霞，千峰頂上懸銀鶴，萬派流傍伏玉蛇。瘦竹怯寒將紙裹，疏林畏冷用綿遮，仰山獅子奮威猛，孰敢當頭犯爪牙。

石空緇素求鼓琴，以偈卻之

棄卻焦桐卸卻冠，韜光遯跡隱層巒，補衣摘下雲千片，擔水帶回月一團。盞內清茶和露飲，釜中白粥共霞餐，紅塵鮮有子期輩，縱有子期懶去彈。

春日久雨

大荒盡是一團煙，寒雨爛淹水底天，海國金烏和霧宿，銀河玉兔就雲眠。梅腮滴滴渾珠濺，柳眼行行泣冷泉，惱殺東風傲不住，掩扉終日閱長篇。

次宋明府扇頭韻

人生處世若臨淵，戰戰兢兢一念牽，看破利名渾沒帳，丟開恩愛不須鞭。回頭盡是涅槃岸，過步無非般若船，大道現成休別覓，靈光灼灼本來圓。

懷良才王文學

昔時相別已曾忘，孰料重新會故鄉，愧我無能從釋類，羨君有志列儒行。才雄一斗低靈運，文過千篇讓子昂，願爾出頭天外看，大家共笑白雲忙。

次彬穆大士春日詠雪

滿空滕六舞，遍地玉簪開，粉蝶飛寒竹，霜禽噪野苔。輕綿遮柳眼，素絹罩花腮，乘興西郊外，東風捲落梅。

題羅漢柏

相識曾西竺，人天稱棟梁，大夫推翠色，君子讓清香。臘雪難凋操，時花任和光，兒孫俱跨灶，枝葉遍芬芳。

水月空華

冰輪懸碧漢，團影落汪洋，浪破金鱗舞，波翻玉兔狂。清光隨水注，練色逐風行，一翳眼中著，生生業識忙。

元宵有感

處處元宵節，笙琴鬧畫堂，銀花開火樹，玉燭耀紗囊。盡聽歌聲滑，時看舞袖長，誰知人世樂，盡是日邊霜。

送大璞禪人行腳

勸君同鴈遊，休落池邊住，遊至冥冥中，弋人無可慕。

王孝廉求開示無位真人偈以寄之

無位真人形，虛空大塊肉，山僧寫出來，不覺筆頭禿。

送無參大士住山

耕雲種月是生涯，深結草菴待作家，搓就龜毛繩數丈，五湖四海繫龍蛇。

學正王公討語錄看

休把魚眸認作珍，泥牛非是玉麒麟，若能直下承當去，免作循行數墨人。

贈耆延師供長燈

兩鬢鬚眉似雪霜，靈山囑付尚難忘，赤心豎起光明幢，萬古千秋照法王。

韓居士承認送書，多日不來，以此速之

丈夫出語要斟酌，不重千金重一諾，若肯偷功送上來，山僧共汝吃瓔珞。

次一拙姚居士韻

夢中得句夢中懽，識破夢時夢亦閒，抖擻詩囊詩與發，詩囊何似肚囊寬。

長安李文學使人山中索句遂寄

巖下一溪剩水，嶺頭幾片殘雲，惟留剩水炊粥，分破殘雲寄君。

因事示文齋王居士

讚揚掬土培山，毀謗吹光割水，讚毀何減何增，迴頭各自知止。

送王老相公應試

優才必出耆年，至寶多生老蚌，這迴及第心空，來到山頭喫棒。

與友登文塔口占

一上目空四海，到頭高低齊分，側身送迴落日，伸手摘下飛雲。

夏日與友閒吟

弄竹清風習習，挂松斜月彎彎，嶺外朱桃裊裊，崖前碧水潺潺。

與同參抱璞

多年抱璞林下，宿雨餐風苦奔，設若不逢別者，至今猶泣荊門。

冬夜閒吟

月冷衝風削骨，更深寒氣侵腰，光凝銀漢天遠，凍合瓊林地遙。

因事有感

性拙從教世棄，名微一任時拋，生平獨好幽隱，不與獅蟲結交。

夏月過拳菴贈清淨禪人

拳菴暑臥松風，勝似高堂廣廈，疑是羲皇上人，原來清淨禪者。

寄方外友孟孝廉

自從相別多年，覓個知音有數，意欲親身謁來，山中白雲留住。

春夜圍爐

柳絮牽花窗外，波斯待月水中，山家渾無一事，爐裏榾柮通紅。

冬日慶協臺許公壽

霜衝徑，槐葉空；風捲亭，竹梢瘦。惟有雪藕冰桃，倩來與君慶壽。

秋夜對月看經

葉落靜鋪地草，輕茅飛伴簷霜，蒲團對月清坐，惟了殘經幾行。

秋日閒吟

樹頭枯葉先墜，嶺外寒花暫香，孤館夜棲遠客，清砧晝和啼螿。

贊

自在觀音

者賊瞌睡粧憨，卻有些兒奇怪。不知據何神通，人人盡都禮拜。紅塵堆裏偷安，白浪灘頭自在。咄！再不寫者樣子，一任風吹日晒。

廣東會翁尊宿

錯認廣東，原來尊宿。有時棒青天，有時呵古佛。急水中擇乳，虛空裏揣骨。要做出格丈夫，惡嫌祖燈上錄。賺得無限男女，盡教袍方頂禿。殃及兒孫沒了時，千古萬古恨不足。

題了凡比丘尼

紅塵跳出立禪機，坐破蒲團絕是非，遺得芳名他日繼，仍留珠色異時輝。掃除人我世間少，斬斷恩情宇宙稀，偏著袈裟效佛祖，全無寸縷嫁時衣。

自讚

者漢參禪無悟，識字卻也有數。戒律自來懶持，經文兩眼不顧。猛虎口中攀牙，劍樹山頭縱步。踏折虛空脊梁，撞破彌勒大肚。橫拈七尺烏藤，佛祖骨悚毛豎。直下斷人命根，說甚向上一路。

機緣

僧參，師把住云：「漿水錢且置，還我草鞋錢來。」僧無語，師托開云：「將謂你是個人，原來是個頑皮俗漢。」僧擬進語，師喝退。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三腳鐺煮淡黃虀。」僧云：「忽遇客來時，如何秖待？」師云：「一碗兩碗。」

守府杜公問：「如何是佛？」師云：「無限丹青手，都盧畫不成。」公指佛像云：「爭柰這個何？」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便打。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復打。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你問太煞。」進云：「三玄已蒙師指示，向上一路作麼生？」師打云：「一任舉似諸方。」

趙孝廉問：「儒釋之道，是一是二？」師云：「醋梅同酸，生熟異味。」廉笑云：「三教本來一家，有甚生熟異味？」師云：「雖然如是，也要相公皺眉一場始得。」
學正王公問：「和尚如何行持？」師云：「早晨喫白粥，下晚又覺饑。」
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接？」師云：「王瓜茄子。」僧云：「意旨如何？」師云：「地肥偏大。」
李明府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日頭東畔出。」府云：「不會，請和尚指示。」師云：「佛法盡隨他爛卻，舌頭終不為人談。」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師云：「朱弦彈夜月。」進云：「如何是已生後事？」師云：「翠袖舞春風。」

佛事

至嘉興府，敕賜龍藏楞嚴禪寺，為法叔澹崖老和尚設供

「龍池迸出獅子，踏斷諸方葛藤，虛空中結窟，開人禾之眼目，為萬世之宗乘，三山中豎幟，南海上歸隱，遺下未了公案。幸我法兄和尚繼繼承承，建法幢於楞嚴古剎，權衡龍藏，撥明祖燈，可謂旃檀林裡旃檀，獅子窟中獅子。雖然與麼，且道如何是未了公案？」顧視左右云：「路遙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為天童密祖設供

「者個沒情面老漢，相似個戴角猛虎，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孰能搆得？至今歸隱，山崩海枯，日月暗黑，不肖秖得斫額而望。何故？親承入室之孫子，不同門外之遊人。」

為正覺潤光剃度師翁設供

「踞正覺，將一個死貓頭東拋西擲，賣弄一生，惜乎無人酬價，惹得泥牛忿鬬，虛空撲落，大地平沉，覓之不得。雖然如是，過量事須還過量人。秖如酬價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吳門劍池深。」

為海寶洪源得戒和尚設供

「者老和尚面鐵志鋼，不隨大隊，衲僧叢裏奪標，戒壇之中拔萃，偷出火宅眾生，蓮邦安入佛位，退步踏翻滄溟，抽身虛空粉碎。雖則與麼作略，到底者個不會。大眾且道：是那個聲？」遂拈香，云：「淡煙籠竹一堆愁，細雨灑花千點淚。」

為山主馬公對靈小參

「浮生幻化，全體放下，休擬議，莫返復，紅塵多少人，孰肯效劉、阮、馬？公乃紅塵之丈夫，不昧靈山之記莂，捨基建剎，養育龍蛇，恒為藍田種子，永作苦海津梁，不幸今日世緣畢矣。山僧與居士稱方外莫逆，無以為贈，但願居士用大圓覺永作住場，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何故如此？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且道猶有差別處也無？更聽一偈：片片白雲挂孝來，商飆陣陣滿林哀，汗衫卸卻歸空去，脫化蓮胎越聖階。」

掃湖廣白雲象林老和尚塔

「一別吾師數十年，家私蕩盡對誰言？今日吾師歸去也，幾多懽喜幾傷顏？不肖拜掃徹底空囊，秖是偷天賣日，換得雲門餅、金牛飯、趙州茶、曹山酒、汾陽豬首，權且供養。大眾會麼？抱璞不須頻墮淚，來朝更獻楚王看。」

書問

與友人

吾兄所教之事，一一奉命。前者深擾，多承厚意，常念吾兄德行兼全，柱石法門有光先德，而弟愧不及臬第蠡管之見，惟是暖其衣、飽其食，外無剝啄、內無追呼，不知叢林是何物？檀信脂膏以何消？僧眾日用將甚作主宰？古德云：「未明者個空住世，有人與你算湯水錢；未明者個空行腳，有人與你算草鞋錢。果無懼乎？」但叨居林下、守拙泉林，只以偷閒度日以終餘年，每慕白眼青睛，其柰時勢為艱、法久成弊，珠目無論、金石難齊，幸喜早逢高鑑，彼我何更饒舌哉？且愧泥水多端、葛藤繁露，萬望吾兄了明生死大事，不忘觀音妙應，火裡燦朵芙蕖。吾兄若要承當者事，先須辦一雙不受人瞞底眼孔、百折不回底腳跟、真真實實肚腸，把從前底絡索一齊放下，向食息起居處、饑餐渴飲處、閑坐困眠處時刻檢點，若是岸柳溪煙、層巒疊嶂，又與道遠矣。古人欲明者事，餐風宿

雨，歷遍百城，不以為勞。吾兄必發精進，莫要當面錯過。善知識亦非從天降下、從地湧出底，蓋古今如長夜，惟善知識先醒覺，得興慈運悲，搖醒幾個夢中人？果能踏破祖師關頭，一任春遊芳草地、夏賞綠荷池、秋飲黃花酒、冬吟白雪詩，只恐偷心未歇，時時捕風捉影。若論佛法階級，則曰參禪、曰習教、曰持律，如熏修行履，不過訪知識、住叢林、入深山，一口吞盡佛祖、街前解下布袋。時當末法，豈多再見？但有根性不常者，見人持戒即欲搭衣，何曾見他忍辱來？見人居山即欲結茅，何曾見他死心來？見人參方亦去迤邐行腳，何曾見他覲問知識來？見人住世亦去修菴，何曾見他體取叢林規矩來？見人講經卻也分文別義，何曾見他點出經中旨趣來？見人談禪卻也擎拳豎指，何曾見他實悟實證來？所以名或過于佛祖，實乃下于凡庸，隱則近于啞羊，顯則同乎說客。若是者等師僧，于我衲僧門下提草履，也不用他如是瑣瑣者。只要吾兄向大道上直步長安，弟若不將崎嶇嶮巇路徑一一道破，又恐中途被柴柵纏繳。雲門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云：『原來是饅首。』」若委悉得者則公案，方知大海邊渴殺多少人，大倉中饑殺多少人。故曰：「悟了還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若認奇言妙句，猶是缽外安柄，畫蛇添足，只知背脊朝天，不覺腦門著地，引蔓牽藤，尋香逐臭，惑亂後人，無有了日。見他談柄戲論之詞，便乃書之寫之，珍之重之，此係蜣螂彈子而已。金屑雖貴，入眼成翳。豈不聞好事不如無乎？從上古人不是資談柄、恃聰明、圖名譽、依樣畫葫蘆，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證須實證，密密綿綿，或順或逆，忙裡閒裡，打成一片。得斯受用，如護明珠，遇境逢緣，把得定，作得主。雖居世間，不捨道法，照耀古今，眼目人天，到者田地，生死去來，得大自在，作個林間翛散士，世外空閒人。者事亦非聰明廣記，要自有生以來，一點虛靈不昧，具得一副金剛骨頭，不曾依他勸化，突出一個乾淨念頭，志願學佛學祖，拔濟先人，提挈同類，卻把一枚古鏡貼在胸中，參照古人從前滿肚絡索，自然法法精妙，投入我鏡，方纔行腳。到者裡，已具一隻擇法眼睛，始可遇人。若逢真正烹佛煉祖鉗錘，一語相投，全身跳入火聚中，踢翻爐韛，師資一場漏逗，打破鏡子。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鐘樓上念讚，床腳下栽菜，任爾所為。雖然如是，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吾兄趁此色力強健，了明生死大事，不惟自已參學事畢，亦乃法門有望。弟不覺忉忉怛怛，說到者裡，諒吾兄鑑之，必不我罪也。弟深愧貧囊，無能為寄，惟有陳年葛藤，信筆一紙，聊代面談，惟祈鑒之。尚容躬叩，弗一。

復石門崔學正

摶風激水，出北圖南，乃世諦能事。盡性立命，超佛越祖，又出世之本旨。護法取魚乎？熊掌乎？文章事業，實同孔雲。恩愛田園，還類肘柳。既然誠信，庸詎山僧嘖嘖耶？石門一晤，果屬奇緣。忽接來翰，猶如覿面。若論這段大事，最先要個信字。信能成一切種智，信能證菩提道果，信能為聖為賢，信能超佛越祖，信能度一切苦厄。乃至忠孝節義，盡性立命，超度宗親，拯拔群迷。世出世間，經大傳遠，無不從此一信而建立。誠能全忠全孝，世間心盡矣。誠能盡性立命，出世間心盡矣。若夫貪名慕寵，嗜色[泳-永+(瑤-王)]聲，汶汶碌碌於浮雲蝸角之人心，豈足論哉？護法雖然誠信，須從誠信之中，復添個恒字。山僧曾擬恒字之形，以示人曰：「一日二六時中，須豎個決定心，勿令此心少曲。暫如是，久亦如是。常如是，變亦如是。順如是，逆亦如是。這不曲底心，就是直養，就是生直，就是驀直去之直。這恒字，就是行健，就是自強，就是乾乾夕惕之恒。」書至此，筆端愈覺難禁。然葛藤繁興，且放過一邊。惟護法信之體之，行之證之，剎那今古，切莫負此根器。

復友

吾兄朝夕精勤，自不厭煩，務在濟人利物。弟觀吾兄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一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人天之因尚不爾違，則無漏勝因可知矣。況復造請五大部，兼作水陸大佛事，益見吾兄護法之誠、為道之切，所謂捨財定要大丈夫，學道還須英靈子者也。但學道有七種難：看破世情難，得決定信難，具端正眼難，遇真知識難，中途不退難，必至究竟難，興慈運悲難。不為七難拘攣鉤鎖，則一切無難耳。弟自愧薄劣，棄素著緇，脅不至蓆三年，抱璞林下數載，而不敢有妄紹佛種之心。猥蒙吾師收入聯芳，至楚還秦，亦不敢有與人為師之想。是以息肩於山居僻處，養拙守貧，日飽芻粟，以度餘生。多見法門中舉措不齊，有言實而行非者，有行實而言非者，故不敢雕沙鏤玉，結草乖人。如古之至人，清素之安命，神鼎之孤高，汾陽之待時，陳蒲鞋之守分，不切於切，切於所當切，切之至也。今則不然，衒色求名，不務於實，積金帛，搆是非，甚蛺蝶之尋芳、遊蜂之捕蕊，若蚍蜉之慕腥膻於車塵馬足之間，不顧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墠，翅霄漢，麗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啖膻味，甚於蜂蟻蝶乎？此輩縱是盧扁，亦治他不得。雖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得人則興而道存，失人則廢而道泯。人才之難，豈獨今時為然哉？當時馬祖八十餘員之後，唱導者多，中間求一行履見地的當人，如麟如鳳，如象如龍，不道全無，只是稀少。僅有黃檗、臨濟、趙州、雲

門、巖頭、曹洞諸大老，皆是掉轉黃面老子宗說眼睛，照穿自己鼻孔，全機大用，橫說豎說，自然合轍。建立宗旨，便有玄要料揀，賓主照用，君臣偏正，棒喝與奪諸法。他不是挨門傍戶，依稀彷彿做將來，卻是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底物事。若是具得這個手眼，可以當下插標。如今都是泛泛之徒、學語之流，旋蒸熱賣，但只學得一棒一喝，語句下打得個之遶，便爾付拂子、寫源流，自謂他是善知識也。不管宗旨明與不明、頭尾正與不正，可憐生。且不從上，亦有將就做底善知識也，亦有半斗絲之和尚也，爛羊續狗，累人累己。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此語將來何用？縱有入場底，都是些利徒，那有高山頂上看山下人趯把戲弄鬼眼底，把將古人公案唱幾句山歌，和些油煙搭在白紙上，見張說好，李也說好，張說高，李也說高，大家隨口打喎喎，誰能緇素？誰能分別？檢點將來，名雖說法而實攢利孔，不能消曠劫生死於今生，且留今生之生死於曠劫，世道薄矣，人心壞矣。乃曰：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有幾多時？只如抖擻於堪忍界中，白眼箕踞於松樹之下，遍地人情，何道之有哉？到這裡挽轉頭來，人情道情一時放卻，隨緣過日，好看那青山綠水、翠竹黃花，欲取之而不禁，任運之而無差。果然富貴留人，無如貧賤之肆志。上古之士去富學貧，此皆素位而行，況復帝堯茆茨不剪，大禹卑其宮室，孔子食蔬飲水，顏回陋巷簞瓢，古人之操守不恥惡衣惡食，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此古人之常心。不然，則樹坐塚棲，又成虛誕矣。何晚輩出家之流，濫冒闍黎之德，徒假練若之尊，又不探古人行腳，亦不究自己性命，如醉客之迷珠、若達多之認影，甘碌碌三三兩兩，掉手踵足於世路之中流而不返，失其真妙覺明，闡揚一生虛妄，驀然三寸氣斷，只一寒灰冷土。嗚呼！是者不惟有愧於上古之大老，而亦無面目於地下也。所可痛者，奪朱亂苗，維莠維紫，孰肯向香至王太子前一臀坐斷舌根，他後無舌人解語，胡張三、黑李四能浼我哉？此風既墮，大廈非一木可支，山中無事，信口亂談，惹得吾兄覽之一笑。若有傍觀不肯，叫罵相期，而弟幸矣。又況仲尼之行道於天下也，可謂至神至聖，然至神至聖猶不免楚狂之歌、微生畝之說、晨門之問；黃面老子之垂手也，可謂至道至德、至慈至悲，尚不避馬麥金鎗之苦、旃遮孫陀之謗、調達之害。是二老子之行腳也，亦莫逃於謗說。我今何人哉？今天下之域，路若羊腸，僧如麻粟，知己同流者誰？邂逅相逢者幾？弟觀吾兄志不隨流，心懷忠信，行履披落雁之風，慈悲噴護鵝之味，又況於參有進，於機有投，嗟悼同心，不減先哲之憂，而佛法大有望於吾兄也。前次蒙兄遣弟愛下，為病所累，未能相伴，吾兄終以為恨耳。吾兄諷誦《華嚴》，必在

華嚴尋個下落，所以一部華嚴世界海，惟一毘盧遮那身具之；此毘盧遮那身，惟一釋迦妙性具之；此釋迦妙性，惟一眾生心具之。眾生之煩惱無邊，故諸佛之法界亦無邊。眾生之念念無際，故現相之菩薩亦無際。眾生之分別無窮，故文殊之觀察妙慧亦無窮。眾生塵剎之妄想無盡，故普賢之應化行門亦無盡。然是中有因有果，有體有用。全果是因，全因是果。全用是體，全體是用。〈入法界品〉之善財，乃自性之覺體。文殊普賢及五十餘員善知識，乃性中所得之心法。斯則全因是果，全體是用也。〈世主妙嚴〉至〈離世間品〉品中之毘盧遮那，乃如來藏身之覺體。文殊普賢及信住行向地之諸菩薩，乃華藏世界之本根。斯則全果是因，全用是體也。故知心性覺圓，則藏身與法界全彰。智行具足，則文殊與普賢共命。所謂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也。古德有云：「若端的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卻被一莖草蓋蔽。」所以蟭螟入蚊眉不覺。為甚不覺？只因太近。若是吾兄會得，干戈林裡橫身，色絲豈絆於跟下。荊棘叢中擺手，十字無關於口邊。便可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有何七種之難，拘攣鉤鎖，而不超越佛祖者哉。吾兄須如山中亂談，以堅其志。

行實

戊寅歲冬至日，兩序大眾至方丈請述行實，余不允。眾啟求再三，義固難辭，遂據坐。乃云：「余乃建康江寧人，先祖從明宦遊於秦，明運改革，遷至寧鎮。祖逝，移居任春堡。父劉，母黃氏。順治甲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感異而生。年十六，在芸局邊與同學讀書，閱范知府入山修行扯淡歌，乃嘆曰：『功名富貴，總是夢幻；妻子兒女，無非空華；一切事業，實是一場扯淡。嘗聞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墨花煙藻，詎免生死乎？』至年二十，夜夢五色蓮華莊嚴寶塔，獨坐塔頂，僧眾圍遶念佛。覺來念曰：『我此願力，何時得了？』遂自將刀斷髮，誓死出家。父母約知親友，再三苦勸曰：『你去出家，丟下年老父母，何人奉養？』余云：『在家奉養，口體之孝也；出家修道，乃出世間之大孝，胡不許邪？』父母泣曰：『我今六十有零，將死不久，我若死後，那時一任你去。』余不覺淚下，默然而止。未及三年，父母俱逝，一切祭葬事畢，年已二十有四。忽然思曰：『我此願力，今日可滿。』遂寫遺書，封于匣內。是夜，踰城禮正覺潤和尚，乞求出家。尚問：『父母在麼？』余曰：『俱逝。』尚云：『有妻子否？』余曰：『有妻子。』尚云：『既有妻子，如何出家？』余曰：『聞佛捨國，我今何人？』尚云：『我這裡不允。』余曰：『和尚不允，某甲別去尋

師。』尚云：『汝且暫住，再作商量。』留住數日，鑑其志不可奪，尚遂披薙，命禮柏菴師為師。至晚，自入方丈，乞求開示。尚云：『汝去念佛，看念佛是誰？』余應諾而出。一日，余在殿簷頭立，尚問：『在此作麼？』余曰：『念佛。』尚云：『念佛是誰？』余懞然不知，遂發憤參究，廢寢忘餐。初冬，半夜經行，忽然有省，乃曰：『元來本是自己，何得向外馳求？』次日，和尚圍爐，余呈偈，尚接得看過，扯碎拋入火中，一頓詬罵：『汝等拋妻撇子出家，不幹實事，來弄虛頭。』余抽身便出，滿面慚惶，自己追思：『還不是者個道理。』仍前抖擻精神，苦苦參究。越明年，往鳴沙州，完具足戒。期畢，至螺山隨喜，聞老宿舉臨濟在黃檗處喫棒因緣，豁然把從前疑團當下脫落，乃曰：『縱然奇特，終是尋常。』仍返正覺。尚問：『受戒了？』余曰：『受了也。』尚云：『那邊一日有多長？』余曰：『缽盂兩度濕。』尚云：『又來弄虛頭。』余曰：『和尚莫壓良為賤。』尚頷之。至晚，尚喚入方丈，曰：『汝乃般若夙因，莫要在此久住，速下南方參學。』余曰：『和尚年老，某甲在此侍奉。』尚云：『侍奉有人，不必繁慮。』余即拜別，直造長安，首參興善、薦福，次謁風穴，又參金粟。解制後至楚地廣教作參頭，半載為病所累，乃百嘆曰：『我今薄福，雖處叢林，終日被病魔纏縛，想是此處無緣。』遂帶病告假，遍參諸方，受盡饑寒，苦不可堪。參歷豫章、吳越一帶叢林，撥草瞻風，又弗覺四載矣。末後轉楚，行至東山阻雪，聞白雲象林和尚道風孤高，鉗錘惡辣，因破雪至彼參見。尚問：『那裏來？』余曰：『東山。』尚云：『如何是你行腳事？』余曰：『草鞋踏雪。』尚云：『意旨如何？』余曰：『徹骨寒。』尚豎拳曰：『向這裏道道看。』余曰：『少賣弄。』尚云：『杜撰禪和。』余拂袖便出，遂執侍左右，受誨一載。癸亥春日，以源流頂像授之，余辭曰：『某尠能薄德，敢當大任？』尚云：『老僧悉知，汝勿固辭。』余不敢違命，即九拜受之，時年三十矣。受付囑後，仍歸陝西，拜禮剃度師翁。季秋，至古邠皇澗寺息肩。未幾，有人報：『師翁圓寂於五月矣。』余即易紙燭，設靈告香。闔郡檀護聞余至，同本寺耆宿勉留開法，余堅辭再四，眾請愈篤，不得已許之。修建藥師道場，兼立禪期百日，座下緇素萬指有餘。期滿，永壽、馬九諸檀越慇懃敦請，至彼未幾，緇素盈門，留住一月，即欲告辭。有馬某父子捨基一所，同眾居士挽留，創建瑞巖，延余居焉。遂辛苦幾年，一切事畢。於丁卯五月望日，貢士趙老先生、明府祝公同諸信士為余立碑，遂住數載。康熙三十一年春月，回正覺，與剃度師翁掃塔，高、玄二宿同靈州檀護請鎮河塔，陞座說法，一時四眾聳動。弗料中衛緇素謬聽虛聲，請住華嚴禪寺，祝聖開堂，座下衲子千指圍

遶。有養巨禪人、文學俞公同鎮靖闔堡眾信請住寶慶禪寺，起建盂蘭道場，當道宰官誠敬護衛。復同諸山耆宿、闔郡縉紳士庶請住觀音禪院，結制安禪。期畢，萬佛洞耆宿、守府趙公同石空寺堡眾信請萬佛洞住靜。未及數月，鎮臺李公族叔英宇居士、協臺劉公伯玉、協臺楊公宗道得續師資之緣，新建香山香巖禪寺，請於十月望日修建水陸佛事，兼立禪期百日，道俗往來如織。期畢，欲回瑞巖休老，協臺楊公、劉公、英宇居士同闔山數百餘人挽留，永遠住持。自揣德寡行微，無能為任，不得已，權且應諾。汝等大家盡知，又何必用我勞叨作麼？這樣薄劣之狀，烏堪齒錄？外揚家醜，取笑大方，生平醜惡一時吐露，天寒無煩久立。」一眾作禮，歡躍而退。

附創修瑞巖洞碑記

永之村名馬九，以姓著之，當年蕃衍可知。邡風化存，人心好善，與余裕家庄相鄰。道經此村，環山如屏，一河如帶，盤桓而苦無同調。間與二三野老，倒一尊于夕陽籬落間，野蔬甚甘，野語甚洽，野景可畫，咸嘆曰：「昔時有禪院，殘廢久矣，何處尋遊覽一片地耶？」適古夏頭陀，乃弱冠儒流而入禪者，禪號洗心，自金陵旋古邡皇澗寺。村叟馬一貴、張汝喜，同眾紳衿聞名，敦請禪師至本境，謀修香剎，不能聚材鳩工。師度形經營，創闢一洞，題曰瑞巖。洞傍延客所、煮鐺所、臥榻所，各有淨室。洞中像設，形好如生，鐘鳴鼓響，喚惺迷愚，香繞燈明，焚修不輟。首祝　皇圖鞏固，與蓋臣良吏，介繁祉，育多男，更祈普會士庶，胥衍慶而未有艾也。由是遠邇遊覽者，師一揮麈啟齒，賢而智者則豁然心折，愚而悍者則改不善以回心。噫嘻！異矣哉！禪教有裨於人心而淑氣質也。洞外鑿井而味孔甘，培樹而蔭孔茂，雖蕞爾蘭若，非峨峨月宇之勝，無注目俶詭之奇，而紆徑聳壁，鮮花綠竹，巖下幽棲，又是一洞天，能令人忘歲月矣。幸逢明府祝老父臺，仁廉愛民，善教翔洽，士庶佩德，頌之曰：「今日召、杜，善氣流轉，所以時和年豐，盜息民安，災厲消而生聚昌，靈應覃敷，福星正照，何一非瑞之感？何一非瑞之徵也哉？」方知師之命名，非漫然而無謂也。余疏懶無能，養拙而甘淪落，甲子歲瓜月，得瞻師丰采，暫聆玉屑，頓銷俗障，欣然贈之以詩曰：「沖年了悟入禪林，一晤知師道行深，座上高談渾古偈，洞中藏錄悉良箴。慈憐劫苦須航渡，法化頑冥賴錫臨，愧我未明清淨理，白頭仍染利名心。」師亦荅余偈語，如雪琴林磬，冷冷清遠，字字琳瑯，愈信師為非常僧儔也。余門人馬繡，一貴之子；馬錦，一官之子。父子世德，篤於善行，毅然布

施，捨基一所，修瑞巖洞，捨地十六畝，族人馬之龍捨地一畝，以上地糧俱在原主，於以供香火，於以招名衲。古云：「善有善報。」可卜其受福澤而未有艾矣。繡欲表師之功德暨布施之姓氏，並垂不朽，欲後之人睹斯洞也，眺斯景也，心曠神怡，觀感而增廓，觀感而勿替，因向余乞言立石，俾行善之氣化轉運不息，瑞感之靈徵相衍無窮。但余不能孔碩其辭，第以樸略質言而為之記。

時大清康熙二十六年，歲在丁卯，蒲月穀旦，永壽縣在城甲午拔貢趙運熙頓首拜撰。

文林郎、知永壽縣事三韓祝鐘傑。

駐防永壽縣千總趙英。

儒學教諭古夏雷復。

初晤洗心禪師訪記

余鄙性愛與叢林大知識譚，人每以虛無尤之，卻不知此中氣味自有一種迥出塵凡的妙處，未易領也。辛未秋，移居五峰之陰，都人士相傳瑞巖有洗禪師者真大和尚，余不覺鄙性遂熱，因不憚崎嶇而詣乎其處。一入洞，即見清松帶露、綠竹含煙，曲徑從半空中延至法堂，已知別是天地、非人間矣。及晤禪師，氣宇果顒昂也、風度果瀟灑也，詢厥桑梓，則出語錄以示之。余捧讀一過，方知為江左名士，自童年涉此途，曾費了如許伐毛洗髓工夫，所以語語俱根性天，全無一毫郛郭氣色犯其筆端，豈不是兩間不朽文字？世謂名下無虛士者，非歟？或者謂業已僧矣，焉用文為？噫！如若言，勢必使凡為僧者盡皆渾渾噩噩而後止，不過與山間草木、林中鹿豕同耳，何足貴？不見今之僧乎？稍諳楮墨，即為識者所賞，何況胸藏八斗、學富三餘，且懷一段不矜不伐之德如禪師？試問叢林中有幾人乎？文何穀于僧哉？文何穀于僧哉？始知禪師果不可及，因附俚言以誌所感。

其一

南國出塵士，談經漆水隗，鷗因杯度下，鶴為錫飛來。洞口多桃李，階前沒草萊，勿疑深谷裡，不寄天才。

其二

箇中得趣味，揮麈坐林隗，東野休風至，西山爽氣來。修成籬內菊，掃盡澗邊萊，且向禪關也，深藏作賦才。

其三

瑞巖開古洞，洞口傍村隗，嫩草無冬夏，輕煙任去來。止栽松與竹，不種苔和萊，莫謂少車馬，知稀是大才。

其四

不憚迢遙徑，紆迴過險隗，山從雲際起，水向石邊來。崖下風鳴樹，町頭霜仆萊，登臨偏有興，敲句奉高才。

又緣馬子得見禪師，遂步唐韻以贈

欣逢物外友，緩步入禪林，靜裡乾坤大，閒中道理深。參乘渾爾我，持戒斂身心，不到花飛處，何緣聽巨音。

右一

好個大和尚，隻身闢梵林，眼光明且遠，俠氣高而深，西域真佛體，東都至聖心，雖常斂鳳羽，在在敷清音。

右二

弢光趨幻境，聲價倍儒林，會友文方重，有鄰德自深。行三代直道，存一片冰心，願以此相照，母金玉爾音。

康熙辛未仲秋日，奉天韓岍頓首拜撰。

後跋

觀夫世尊出現於世，亦秖為一大事因緣，從古先哲弘法利生，其理亦然，非小補哉！但開法揚化之宗師，須具六種之成就，五處圓密，行解雙融，事理無礙，始堪東播西弄。否則，山雞類鳳，魚目溷珠，誠可懼也。丁丑冬，余自蜀歸秦，聞　洗心和尚幾處弘法，道風孤峻，欲親法誨，未愜其願。後適和尚駐錫香巖，於戊寅春幸獲一晤，真可謂西河獅子、正覺彩鳳，吼則狐畏、飛則翀霄，或隱或顯，莫能窺其涯矣。余索語錄，和尚辭之再，余索之堅，和尚不得已而出之。余得展閱，羨其言言見諦、語語超群，玉轉珠迴，如處水晶宮，心目瑩徹，堪為末法之龜鑑，不但增佛祖之光，亦且為法屬之慶幸耶！詎可任其湮沒弗傳乎？余亦不辭鄙陋，聊述數言，以贅末後，付之剞劂，用貽大方同志者覽焉。

戊寅桂月望日古夏人文止謹跋

康熙庚辰冬日，板存浙江嘉興府楞嚴寺大藏經坊。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